

外国名作家传记丛书

# 巴尔扎克传

(奥) 斯蒂芬·茨威格著 吴小如 程毓徵译



外国名作家传记丛书

# 巴尔扎克传

〔奥〕 斯蒂芬·茨威格著

吴小如 程毓徵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Stefan Zweig

BALZAC

---

本书根据纽约 The Viking Press

1946 年刊行 William 与 Dorothy

Rose 的英译本译出

巴尔扎克传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 著

吴小如 程毓徵 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5 插页 4 字数 321,000

1990 年 7 月第 1 版 199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7-5327-0812-8/I·423

定价：4.90 元

# 目 录

<b>第一卷 青年时期及早年的奋斗</b> .....	1
第一章 童年的悲剧 .....	3
第二章 对于命运的过早质疑 .....	26
第三章 奥雷斯·德·圣·沃般公司的小说工厂 .....	46
第四章 德·柏尔尼夫人 .....	61
第五章 经商插曲 .....	78
第六章 巴尔扎克与拿破仑 .....	96
<b>第二卷 巴尔扎克在写作中</b> .....	117
第七章 三十岁的男人 .....	119
第八章 黑咖啡 .....	139
第九章 德·葛斯特利公爵夫人 .....	161
第十章 巴尔扎克发现了秘密 .....	182
<b>第三卷 巴尔扎克的生活稗史</b> .....	193
第十一章 不知来历的女郎 .....	195
第十二章 日内瓦 .....	220
第十三章 维也纳一别 .....	230
<b>第四卷 小说家巴尔扎克的光荣和苦难</b> .....	245

第十四章	祸不单行之年 .....	247
第十五章	桂都邦尼-维斯冈地伯爵夫人 .....	262
第十六章	第二次意大利之行 .....	277
第十七章	撒丁银矿 .....	286
第十八章	戏剧上的投机 .....	303
<b>第五卷</b>	<b>《人间喜剧》的作者 .....</b>	<b>323</b>
第十九章	追求德·韩斯迦夫人 .....	325
第二十章	《人间喜剧》 .....	342
第二十一章	一些警告的迹象 .....	353
第二十二章	收藏家巴尔扎克 .....	362
<b>第六卷</b>	<b>论定与盖棺 .....</b>	<b>377</b>
第二十三章	最后几部小说 .....	379
第二十四章	巴尔扎克在乌克兰 .....	387
第二十五章	结婚和还家 .....	405
第二十六章	曲终人逝 .....	412
<b>关于斯蒂芬·茨威格 .....</b>	<b>419</b>	
<b>译后记 .....</b>	<b>421</b>	

# 第一卷

青年时期及早年的奋斗



# 第一章

## 童年的悲剧

一位象巴尔扎克这样的天才，禀赋的想象力丰富异常，因而他有本领建立并充实一个完全由他本人创造出来的天地；他决不会是一位拘泥小节的人，对他个人生活中一些不关痛痒的事实真相斤斤计较。他总是使一切事物都置于他那创造意志的绝对权威之下。说来也真够奇特，在巴尔扎克的尘世生活的各色事件里，他的专横的变态却是从通常市民生涯中最不能改变的基本事实开始的——那就是说，他的姓氏。有一天，大约在他三十岁左右，他公开宣布，说他的姓名并非奥璊利·巴尔扎克(Honoré Balzac)，而是奥璊利·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sup>①</sup>，他还宣称，他早就保有这个贵族称号的一切特权和名分了。他父亲只不过开玩笑地吹嘘过，而且仅仅是在他最亲近的家属圈内，说可能他跟古代骑士巴尔扎克·德·昂特拉格(Balzac d'Entragues)家族沾点儿远亲，可儿子的有力的幻想，却挑衅地把虚无飘渺的臆测夸大到无可置辩的事实的地步。他在函件和著作上都签署“德·巴尔扎克”，还把德·昂特拉格家族的纹章漆绘在马车上，有一次他还乘坐这辆马车到维也纳去旅行。每逢不客气的同僚们对他这种妄自尊大有所揶揄，他使用坦然不害臊的神气回答，远在他，奥璊利，出世以前，他父亲就已在正式文书上



确认自己的贵族家世了。因此在他的出生证明书上的贵族身世，一点也不比蒙田<sup>②</sup>或孟德斯鸠<sup>③</sup>的差。

不幸得很，在我们这个不仁的世界上，一丝不苟的文书却有一种可恶的习惯，它总爱对诗人发明出来的炫饰的传奇表示出吹毛求疵的敌意。这对于巴尔扎克这位有真理热爱者之誉的人实在是一个难堪，因为那份曾被他冠冕堂皇地引证过的出生证明书，竟不期而然仍旧保存在杜尔城的档案里。那上面一点也没有贵族的“德”的痕迹。在“一七九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这一栏里，杜尔的文书用冷冰冰的态度一清二楚地记载着：

本日，法兰西共和国七年牧月初二，公民伯纳-弗朗索瓦·巴尔扎克，户主，本城居民，住意大利军队街，沙杜南地段二十五号，莅临此间，向本人，本文书签署人，皮耶尔——约克·都威尾耶，出生、婚嫁、死亡注册员，呈报产生一子。上述巴尔扎克宣称，此子所取之姓名为奥璠利·巴尔扎克，系本日晨十一时于家中出生。

至于其它有关证件，比如那些有关父亲死亡或姐姐结婚的文书上，也都不能提供任何贵族家世的证明。这件事，以及那些为巴尔扎克所醉心的一切谱系方面的枝枝节节，都应该被认为只不过是浪漫故事的伟大编造家的一厢情愿的创造品罢了。

尽管就法律之严格字句而言，各种文件的证明会使官司不利于巴尔扎克；可是他的威权意志，他那燃烧着的、创造性的意

---

① “德”(de)是贵族的表征。

② 蒙田 (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 1533—1592)，法国著名散文作家。

③ 孟德斯鸠 (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 1689—1755)，法国哲学社会科学家，男爵。

志，到底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克服了羊皮纸上冷峻的真实。不管事后会有多少为了冷峻的真理而产生的纠正，“诗”总是要战胜“历史”的。固然从来没有一位法国国王曾对他或他某位祖先恩赐过贵族的特许，然而当后人被询及这位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的姓氏时，他们总会听从他的嘱咐，答以“奥璠利·德·巴尔扎克”，而非“奥璠利·巴尔扎克”，更不会是什么“奥璠利·巴尔萨”（Honoré Balssa）了。

\*            \*            \*            \*            \*

因为巴尔萨，既非巴尔扎克，更不是德·巴尔扎克，才是他祖先的真名实姓。他们既无城堡，也没有纹章能让这位天资卓绝的后裔来彩饰马车门。他们既不曾穿着辉煌的甲冑奔驰，也不曾参加过罗曼蒂克的比武，他们干的只不过是把牛群驱向牧场，再汗流满面地去耕种郎格多克地方的土地而已。巴尔扎克的父亲，伯纳-弗朗索瓦，于一七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出世，生在奴该瑞耶村中一间破烂的石头小屋里，离康奈扎克不远，那地方当时正住着不少位姓巴尔萨的人。这些巴尔萨中唯一出名的事，其名声的性质也是极为可疑的。一八一九年，即奥璠利离开大学的那一年，他父亲的一个五十岁的兄弟以谋害一个怀孕村女的嫌疑被捕，经过一场耸人听闻的审判，在翌年被送上断头台。也许巴尔扎克希望尽量不要让世人想到他和他那位声名狼藉的叔父之间的关系，因此他心里产生了第一个冲动：给自己的姓氏冠上贵族字头，并且为自己创造出另外一个家世来。

伯纳-弗朗索瓦，十一个孩子中的老大哥，早已被父亲，一个普通的庄稼汉，决定该进入教会。教区的神父教他读书写字，还学一点拉丁文，可是这精力弥漫、孔武有力、雄心勃勃的小伙子毫不眷恋于雍度出家及贞洁盟誓。有一段时间，他在本村里游荡，帮助本地的录事官做过书记，又在葡萄园里帮过工，还跟在耕犁后面跑；但是到二十岁上，他不干了。以乡下人那种强项的

固执和勇往直前的劲头儿——这些后来都曾被他在小说里着力地、多方面地描写过——他也居然混进了首都的生活圈子，起初很不显眼，消失在不可胜数的年轻人中间，这些人都是想到巴黎来发家的，但对于如何发家心里无数，眼前也没有确定的职业。若干年后，当他已经升为他所定居的那个省中的知名之士时，他硬说他在路易十六手下当过王家议院的秘书，甚至还当过王家顾问；但这些早已被人揭穿，只不过是虚诞的老谎言家一时高兴的吹牛罢了。因为从来没有在一本国王年鉴（almanachs du roi）上记载过一位巴尔扎克或者巴尔萨曾经厕身于如此职位的。后来法国大革命把这乡下人跟许多和他同类的人物一样，推上了浪尖，而且他还在巴黎的革命市参议会上捞摸到一席职位，虽然他对于他一生经历中这个特殊阶段总是讳莫如深。这个职位显然使他得到不少有用的关系，加上他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知道哪儿有钱可弄，他终于插足于军队的一个部门，那部门是利润与外快流得最多的地方，那就是战时物资军粮处。从军粮处黄金的线路是不可避免地一定会伸到放债人和银行家们的帐房里来的。在这样暧昧的谋生方式下，消磨了三十年后，有一天，伯纳-弗朗索瓦再度改弦更张，又开始了新的生涯，去给巴黎的杜麦尔·丹尼耶银行去当主任秘书了。

五十岁那年，老巴尔扎克终于完成了他的伟大的转变，——那是屡次被他儿子描写过的——从一个不名一钱的，可是奔忙劳碌、雄心勃勃的小伙子，到底变成一个大大为人尊敬的公民，“上流社会”中正正经经的一分子了。直到这时，稍稍有一笔钱和一个安全的地位，他才算真正达到了可以采取次一重要步骤的阶段，这一步骤将使他从小资产者转入高等资产者，然后再达到最后的、天天渴望的高峰——一位有私产的绅士。他想物色一位妻子，一位有过得去的嫁妆和高尚布尔乔亚门第的妻子。在五十一岁那年，这位身心俱健、仪表动人、惯吹法螺并善于拈

花惹草的老手，相中了银行里一位主任的女儿。安娜·莎洛特·罗尔·郎比耶比她的求婚者要小三十二岁，有点儿罗曼蒂克激情；不过，作为有教养的孝顺女儿，她驯服地依从父母的劝告，他们说她正是一块肥肉。虽然他的年纪和她相去悬殊，可是他的理财本能却极其健全，这在他们的观点上就是决定性的因素。

进入了婚后的局面，老巴尔扎克认为再继续寄人篱下未免于身分有损，且不提已将没有多少油水可捞了。有拿破仑在那里掌握着国家大运，战争这行业好象能提供更快更多的收入，于是他利用故旧关系，再加上有老婆的嫁妆在需要的时刻可做后盾，便又移驻杜尔城，当上了第二十二师军粮处的监督。

在此期间，就是他们的长子奥璠利出世的时候，老巴尔扎克夫妇业已兴旺起来，并被杜尔城中的上层资产阶级当做同等人物来接待而加以优礼了。军粮处的税收好象足以提供伯纳-弗朗索瓦很可观的进项，因为这一家，既懂节约，又善投机，不久就开始讲究起排场来了。奥璠利出世不久，他们就从狭窄的意大利军队街搬到自己的房子里。直到一八一四年这段拿破仑战争的黄金时代持续期间，他们都能享受自用马车、一大批仆从这种外省人的奢侈生活。上流社会，甚至于贵族们，都同这位曾在巴黎当过红色市议员的田舍翁之子时相过从——这些人中间，有上议员克莱芒·德·瑞，他的神秘拐带案件后来曾被(巴尔扎克)写在《一桩可怕的事件》(“Une Ténébreuse Affaire”)里；还有德·庞眉若男爵和德·马尔岗先生，这位先生于若干年后曾在努力挣扎的作家走投无路时帮过他的大忙。老巴尔扎克也曾被邀参加市政活动，他的意见逢到重大决策时每被咨询。尽管他家世寒微，出身卑贱，但他在这个瞬息万变、全面改革的时代里，总算在知名之士群中升到一个无可訾议的地位上来了。

老巴尔扎克之德孚众望，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

他是个乐天的人，体格很魁梧，对自己，对本人的成功，对世上的一切，无不称心满意。虽然谈吐显不出多少贵族腔调，虽然骂起街来粗俗得象个骑兵，也不吝惜一些添油加醋的掌故——他儿子的《笑林》(“Contes Drolatiques”)的某些片段很可能就溯源于此——但他却是一个善编故事的巨擘，故事里老实话常常夹杂着吹牛。他还总那么兴高采烈，而且十分精明，尤其在如此动乱的时期决不会为了支持国王、皇帝或革命而破釜沉舟走上绝路。虽然没有享受到正常教育的益处，但他却显示出广泛的兴趣，而且还设法通过多种口味的阅读的帮助，囤积了一批丰富的包罗万象的知识。他甚至还写过一两本小册子，竟以《偷窃及暗杀之防止方法备忘录》(“Mémoire sur le Moyen de Prévenir les Vols et les Assassinats”)和《关于被遗弃与被欺骗的少女们之伤风败俗的丑闻回忆录》(“Mémoire sur le Scandaleux Désordre Causé par les Filles Trompées et Abandonnées”)为题目。这些作品，当然不能跟他伟大的儿子的那些著作相比，正如歌德的父亲写的意大利日记之不能跟约翰·涅尔夫刚<sup>①</sup>的《意大利旅行记》相比一样。

由于精力过剩，生活中充满了从不减色的欢快，他决心很大，一定要当百岁老人。在他满六十岁以后，他又在四个嫡出的孩子之外，增加了好几个私生子；到八十多岁，他还被控告应为一个荡检逾闲的女孩子的怀孕负责。从来没有医生以职业身分跨进他的门槛。他一定要活得超过同代人的决心，由于一件事而更加坚定，那就是他成为所谓拉发惹养老年金(Tontine Lafarge)的一位领受人，这养老年金，每逢一位领受人死去时，就要按比例增加。那同样的魔力，在儿子则用以雕绘他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世界中的五花八门的生活；而在父亲，却集中于他自己肉

---

<sup>①</sup> 约翰·涅尔夫刚 (Johann Wolfgang)，即德国大文豪歌德。

体寿命的延长。他早已越过了所有其他拉发惹养老年金的领受人，一年拿到八千法郎。后来，在他八十三岁那一年上，他竟死于一次愚蠢的无妄之灾。不然的话，象儿子一样，通过意志的绝对集中，他也许真能达到那个简直不可能实现的希望呢。

\* \* \* \* \*

如果说奥璠利在述说故事方面继承了父亲的活力与欢悦，那么在感情的敏锐方面就是从母亲那儿继承来的。那样年轻，而婚姻又决非不美满，她却有个不幸的气质，总觉得自己命薄。丈夫总是在欢欢喜喜、无愁无闷地打发日子，绝对不让妻子的吵吵闹闹和她假想中的病痛妨害他泰然自若的好脾气。而安娜·莎洛特·罗尔·巴尔扎克却是那种招人厌烦的典型，她用各式各样、闪闪发光的歇斯底里叫喊来显示她经常蒙受的委屈。她觉得她从来没有受到家中任何一个人足够地怜爱，足够地恭敬，足够地尊崇。她不停地抱怨孩子们对她伟大的自我牺牲并未足够地知恩感惠。一直到她生命的终结，她从未停止过用“居心善良”的忠告和泪眼婆娑的苛责来折磨她那已经举世闻名的儿子。然而她却决非缺乏智慧或者缺乏教育。当她还是少女的时候，她就被选为那位银行家杜麦尔先生的女儿的闺中伙伴。这个经历赋予她以某种罗曼蒂克倾向。那些年间，她曾从纯文学汲取了洋溢的热情；到晚年，她对斯威登堡<sup>①</sup>等人的神秘作品显示了偏爱。

不过，她那轻微的理想主义气息，不久便被天生的料理钱财的本事淹没了。出自典型的巴黎小资产阶级家庭，从一个小铁器店一文一文积累起来发了家，她把那个阶级发了霉的狭隘本能都带到婚姻里来，尤其是那卖弄本事的贪婪气息，这倒同她丈夫有利的投资以及赚钱的投机的饕餮渴望并不违背。所谓教养儿

---

<sup>①</sup> 斯威登堡 (Emmanuel Swedenborg, 1688—1772) 瑞典哲学家，写过一些宗教作品。

女,就她这方面的意见而论,就是去教给他们,花钱乃是罪恶,而挣钱才是一切美德之中最值得称许的;就是去怂恿他们,早早为自己终生创造一个稳定的“地位”,或者,如果是女孩子,则觅得一门好亲事;就是不给任何个人自由,一只严厉的眼睛永远监视着他们。有了她的这些讨人嫌的眈眈注视的操心和她那为了孩子们将来的福利的乖戾热心,她所得到的成功只不过令全家瘫痪麻木,尽管这是她所谓的善意。多年以后,当巴尔扎克早已成年,他还不时回想到在他孩提时候,只要一听见她的声音,总要吓一大跳。

由这位脾气坏、禁忌多的母亲——她曾冷酷地拒绝孩子们的一切情爱表示——加到巴尔扎克身上的苦痛的程度,可以从他一封信中的哀鸣推测出来:“我从来不曾有过母亲。”事隔多时,现在我们已很难搜寻出来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安娜·莎洛特·罗尔·巴尔扎克本能地对两个大孩子,奥璐利和罗尔,态度冷漠,虽然她对那两个小的,劳伦斯和亨利,却又非常纵容。也许是反对她丈夫转而成为自卫的一种反应吧。但不论怎样,极少有母亲会对孩子表现为如此无关痛痒与缺少爱怜,则是无疑的。她的长子刚一出世,她立刻就把他从家里送走,就象他是个麻风病人似的。那时候她还躺在产床上。婴儿交给一个乳母(是位宪兵的妻子)看管,孩子跟着她一直到四岁。即使到这时,尽管住宅非常宽敞,他还是不准回到父母家中,而是被送到一个陌生人家去当半寄食者。只有每个星期日,才准他回到自己家中一次,好象大家是远房亲戚似的。父母不让他同较小的孩子们玩,他没有玩具,也收不到礼物。有病时没有母亲在他床边看护,也从来不曾从她唇边听到一个慈爱字眼。当他依依接近她的膝头要拥抱她的时候,一声严厉的呵斥自会抑止住这种亲昵企图,仿佛那是太有碍观瞻了。到了七岁,这个没人要的孩子便被打发到旺多姆(Vendôme)一家寄宿学校去。她唯一的愿望,就是他

应该到一个离得远一点的什么地方去，远在另一个小城里。又过了七年，当孩子因不堪忍受的惩罚以致回到父母家中而（使寄生生涯）告一段落时，她竟使得他生活是如此痛苦（用他自己的话说：“la vie si dure①”），终于在他满十八岁时，他就毅然决定扔下他那个实在容忍不下去的环境而出走了。

不管他多么温顺——这种温顺已成为他生性中所具有的内在部分——他在成年之后也不能忘记他所尝受过的忽视。过了好久，甚至当他已经把童年时期的虐待者接到自己家里同住，而自己的头发业已斑白，他仍不能忘怀在那些遥远年月里她因拒绝给与怜爱而对他做出的事情，并且以软弱无力的违抗的悲鸣向德·韩斯迦夫人倾吐积愆：

“你真不知道我母亲是怎样的女人！她既是妖怪，又是妖精般的怪人。目前在当了可怜的劳伦斯和祖母的摧毁者之后，她又在从事驱赶我妹妹进入坟墓。她有一大串的理由恨我，甚至在我出世以前她就恨我。我跟她的关系已濒于决裂，决裂几乎是必要的事了。然而我还是宁愿继续受罪。这个创伤是治不好的。我们曾相信她是发了疯，还请教了一位大夫，他跟她已有三十三年交情。可是他说：‘不，她并不疯，她只是存心不善。’……我母亲就是我一生中降临到我身上的一切灾病的根源。”

这些话，许多年后才从他嘴里吐露出来，正是无数隐痛的答案，而这些隐痛却是在他成长期中最敏感的一个阶段，由那样一个人（按自然规律说，她本该是对他最接近的，本该向他表示最慈爱的献身的）所加给他的。然而，在事实上，她却是最要对他

---

① “生活是多么艰难啊！”



遭受痛苦负责的人，用他本人的措辞，“那是曾经落到任何人的命运上的最最可怕的童年。”

\* \* \* \* \*

巴尔扎克消磨在王多姆的那座精神监狱——就是欧瑞多修士学校 (The School of Oratorian Brothers)——的六年岁月，是记载在两个非常不同的文件上的：一件是学校注册簿里的严肃的官方文字，另一件则是一本文学巨著，叫做《路易·蓝柏尔》 (“Louis Lambert”)。学校当局只是做了这样枯燥无味的记载：

第四百六十号，奥璠利·巴尔扎克，年龄八岁零一个月。出过天花，但未留残疾。体质是充血性的，有过度亢奋倾向，体温有时上升。一八〇七年六月二十日入学，一八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离校。信件应寄其父巴尔扎克先生，住杜尔城。

同学们只记得他是“un gros enfant joufflu et rouge de visage” (一个肥硕、红脸蛋儿的大孩子)。他们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关于他那个时候的材料，只是他的外表和几桩也不见得很确切的轶事。所以《路易·蓝柏尔》一书中自传性的篇章就更显得动人了。它把一位天才孩子的悲惨的内在生活透露给人们，他的磨难由于他的天才而使他受到双倍的痛苦。

在描写自己的成长年代时，巴尔扎克选用了双重肖像的手法。他自己既是诗人路易·蓝柏尔，又是哲学家“毕达哥尔”<sup>①</sup>。就象少年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和靡非斯特<sup>②</sup>两个形象一样，他把自

---

① 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约死于公元前 497 年)，希腊哲学家及数学家。这里的毕达哥尔 (Pythagore) 用引号，显然是带有绰号性的名字。

② 浮士德和靡非斯特 (Faust and Mephistopheles)，歌德《浮士德》中的两个人物。